

那时她和他都在天界，天战一触即发，统百万之兵的她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误了战机，触了天忌，被重罚，从此封印法力和记忆，轮回到西海成为龙王的无盐九公主，一生征战。

九醉帝姬

下册

TIANGE
JIUZUI DIJI

伍家格格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of a woman's face in profile, looking down. A crane is positioned in front of her, with its long neck curved upwards. The crane's head is near the woman's face, and its tail feathers are visible at the top left. The overall style is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天歌

九醉帝姬

伍家格格 / 著

中册

TIANGE
jiuzui diji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歌:九醉帝姬/伍家格格著. —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552-4365-6

I. ①天…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6916号

书 名 天歌:九醉帝姬

著 者 伍家格格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 琴

责任校对 耿道川

特约编辑 郑丽丽

装帧设计 苏 涛

照 排 刘丽霞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700mm×980mm)

印 张 53

字 数 8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365-6

定 价 85.00元(全三册)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目录 〔上册〕

第一章	一笑一尘缘	• 001
第二章	一花一世界	• 035
第三章	一叶一如来	• 064
第四章	一泪一玄劫	• 094
第五章	一砂一极乐	• 140
第六章	一梦一天地	• 155
第七章	一木一浮生	• 190
第八章	一念一清静	• 224
第九章	一树一菩提	• 257
第十章	一天一地耶	• 276

第一章 一歌一诗心 · 299

第二章 一净一空明 · 325

第三章 一心一禅灯 · 357

第四章 一茶一画卷 · 376

第五章 一理一悟缘 · 411

第六章 一宽一厚佛 · 438

第七章 一累一安放 · 467

第八章 一想一念情 · 493

第九章 一省一明静 · 522

第十章 一莲一繁华 · 543

[中册]

第一章 一清一叮零 · 585

第二章 一洄一枯荣 · 605

第三章 一寒一梦悟 · 623

第四章 一皈一娑摩 · 648

第五章 一眼一苍穹 · 668

第六章 一晓一花世 · 688

第七章 一度一禅心 · 711

第八章 一步一佛门 · 723

第九章 一德一无相 · 740

第十章 一念一长境 · 760

第十一章 一邨一掌佛 · 789

第十二章 一归一南古 · 804

番外一 帝和醒来 · 819

番外二 帝和寻子 · 828

番外三 二个女人 · 832

番外四 千古被偷 · 836



他清楚当年的自己
是很狡诈，但亏得
当年藏了这份邪恶
的心思，才让他靠
心中的愤恨撑过了
这些年。

帝和抬手握住诀衣的纤手，触手温热，才知不是在梦中。

他微笑：“没想到不是在做梦。”

“呵。”诀衣顺势坐到了床边。之前，他醒来后肯定很多时候都是“身侧无人”吧，不然连自己昨晚亲口答应，要为他做羹汤的承诺也没当真。作为他的媳妇儿，自己似乎做得不够好。

“睡得好吗？”诀衣轻声问。

“嗯。”

“起床用早膳吧。”

从诀衣嘴角的一抹笑意里，帝和敏锐而诧异地想到某事。

“你做了早膳？”

诀衣逗问：“不敢吃？”

“我怕你早膳做得不够多。”

领兵千万迎敌时，她亦没如此紧张。诀衣很想让帝和评价一下自己做的早膳，但内心想让他实话实说，却又怕他实言相告。帝和扫了一眼桌上的玉碟，某人面前的东西可一口没吃，尽盯着他看了。

帝和将面前小碗里的东西吃完，抬头见诀衣还是盯着自己，明知故问：“你不吃？”

“好吃吗？”诀衣不确定地问。

“你尝尝。”

“你就不能直接告诉我吗？”

帝和笑：“没想到我们的女战神也会怕。”

“我怕什么，不好吃都给你吃完。”诀衣故意摆起脸子，“若是你敢不吃，以后我就做得更难吃，或者做得更美味给别的男人吃。”

“除了我，还有哪个男人敢吃你做的菜啊。”

“多了去了。你不知道吗？外头的男人漫山遍野，本后带着美食出去溜一圈儿，保管他们排队等着。”

帝和自是不信诀衣真会这样做。他佯装露出紧张之色，仿佛诀衣立马就要端着用心做好的早膳出宫去。

“娘子息怒，如此佳肴送给宫外的野男人吃了，为夫会夜不能寐的。”

得了帝和的夸赞，诀衣扬起嘴角，满怀期待地看着他：“真的好吃吗？”

“嗯。这是我吃过最甜的早膳。”

“甜？”

诀衣蹙眉，她做的早膳不该是甜的啊，为何他竟然尝出来甜味？诀衣亲自尝了一口早膳，疑惑地看着帝和：“不甜啊！”

“呵……”帝和低笑，“所谓的甜，难道不能甜在心头吗？”

诀衣这才顿悟，帝和这是感动于心。其实是自己太过于担心自己的厨艺差，而没用心领悟到他话里的意思。

如此甜蜜的日子过了半个月，帝和越发觉得自己的媳妇儿温柔多情了，说要为他学做菜就认真在宫里学，每天看着她做了一碟又一碟的……自己也是醉了。每做出一道菜，她都先尝过后，觉得味道不错了，才端给他吃。帝和笑言：“长此以往，我恐怕真要被你收服了。”

……

一早醒来，诀衣偎依在帝和身边。

“猫猫，你说往后该如何是好？”

“怎么了？”

“我现在已习惯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在身边的日子，若日后你又领兵去外头打打杀杀，我醒来后看不到你，心中怕是要万般失落啊！”

诀衣笑：“这有何难，日后就算出宫，我也会等你醒来，然后吃过早膳再出去，可好？”

帝和双眉紧锁，看着诀衣：“就不能不去管外面的事？”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在外征战，但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啊。你虽然没说，可我知道你想找到白幻熏曜灵尊，我去了很多地方，也是想替你找到它，不全是为了异度世界里的那些妖魔能过安宁的日子。”诀衣抱着帝和的身体取暖。他的身子暖和极了，像他的笑容，总让她觉得世界很美好，“我也是为了我们俩。”

说得真好听，为了他们俩……

帝和忍住，并不揭穿诀衣。他的确很想抓住白幻熏曜灵尊，可那只东西不是诀衣能对付得了的，她自个儿心里也该有数才是。

诀衣在宫里为帝和做了一个月的饭后，渐渐发觉了一件事，刚开始，她并不觉得其中有何不妥，可等到她发觉时，却为时已晚。

想知道一个人身体如何，并不仅仅看他的脸色，也要从他的饮食来看端倪。诀衣为

帝和做了一个月的菜，在一勺一碟中对他的了解与日俱增。然而，她以前对他的喜好并没有多加留心，宫里的厨子做什么他便吃什么，可自打她掌勺以来，她做什么帝和也是吃什么，从不挑剔，以至于她也没有发觉他在饮食上的异常。

直到十个月后。诀衣将烧好的鱼端上桌，帝和这次一改以往，竟然没吃几口。

“味道不对吗？”诀衣关心地问，“还是身体不舒服？”

“不是。我只是在想，昨天的冰疏冻鱼片很好吃，什么时候能再吃到就好了。”

诀衣笑道：“早说啊。午膳你先将就下，晚膳我给你做。”

“娘子对我最好了。”

原本爱吃某道菜并不是新鲜事，可诀衣发现帝和似乎更爱吃含血的冰疏冻鱼片，之前为了让口感更好，她特地把鱼肚子内的血丝除去，可帝和说不如带着血丝口感好。她之后做就除掉，他却吃得津津有味，一连吃了三天都不腻。

这日，诀衣又做了冰疏冻鱼片，见帝和吃得开心，不解地问：“这道菜真如此好吃吗？”她只是觉得冰疏冻鱼片做起来很方便，也能显摆她越来越精的刀功，却没想到他如此爱吃，自己并不觉得这道菜很拿手。

“嗯。”

“那以后我常给你做。”

“好。”

诀衣又问：“除了这道菜，还有没有你很想吃的？”

帝和咽下嘴里的鱼片，一连串儿说出了几个菜名。这其中大部分她会做，只是做得不太熟练，其中有一道菜她只做过一次，但味道太血腥了，她就不想再做第二次了。可现在他竟然想吃，以前也没有发觉他喜欢重口味的东西啊。如此一想，诀衣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帝和报出来的菜名竟然全是荤食类，这……难道是她做荤食的手艺比做素食要好吗？

许是觉得帝和是男人，诀衣并没有因此深思。

但另外一个人，却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帝和自己。

对于吃喝，帝和素来不在意，有的吃就吃，没的吃也不会馋嘴。好吃的，多吃几口；不好吃的，则少吃几口，这些琐事素来不会影响他。但凡事也有例外，他在星穹宫吃饭，每次都胃口大开。星大厨的手艺可不是吹出来的，在三十三重天里无人能及。

媳妇儿为了自己开始学做菜，他从心底里感动。虽然她的手艺比不上星华的厨艺，但长此以往，回到佛陀天一定会惊艳众神的。思及此，他的心里极为欢喜。只是，从她做的菜肴里，他竟觉出自己的异常。

私底下，帝和回想自己几个月以来的饮食，从最初的不挑食到如今偏好荤食，个中变化若不仔细想却难以察觉，自个儿的身体自己最了解，更何况是口味了，心中好恶岂能不知。

连续好几日，帝和刻意吃素食，却发觉心中念想的都是荤食。他又连续吃了几天的荤食，这才觉得满足了自己的口福，自己在内心默默疑惑自己口味的变化。诀衣并未将他偏好某一类食物之事放在心上，只当他是在无聊自寻乐子而已。

发现自己吃食上有异的帝和，不动声色地检查了自己的身体，结果并未发现异常。

某夜，睡沉中的帝和忽然睁开眼睛，脑中清明得不像是乍醒之人。他看了眼身边睡着的诀衣，在她的额头上落下一个轻吻，然后悄无声息地起床了。

从房间走到寝宫的花园中，帝和发觉今夜的月光格外亮，月华洒在他的身上，竟然有种奇特的舒服感。他抬头看向月亮，恍然想起来，今天是十五月圆夜！他不惧阳光，也不会迷恋月色，只是今晚的月让他感觉格外舒服，初醒时心中微微的慌乱在月华之下竟然平复了。

夜深人静，帝和坐在花园中，他如今最贪恋的是他的猫猫，但此时自己却没在她身边。他无法驱使自己回寝宫，月色下，他轻轻吸了一口气，闻着月夜的气息，仿佛心灵一下子宁静下来。

日月对阴阳。

他懂。

今晚的自己不对劲，一定有什么东西已经存在自己体内了，只是自己还没发觉而已。这种情况，之前他从未有过。

帝和抬头蹙眉，低吟：“月光……”

心绪平和后，帝和坚定地回到了寝宫。他刚进了房间，就听床上传来动静，诀衣掀开棉被，翻身坐了起来。

诀衣睡眼惺忪地看着帝和：“你什么时候起床的？”她的声音软软糯糯，像小细钩一样钩进了帝和的心里。这让他庆幸自己及时回来了房间，若是让她看见自己独身一人坐在花园中，不知道他的猫儿要怎样胡思乱想呢。不过，如果看到他不是一个人在花园里“赏月”，他的猫儿更要胡乱猜想了。

“出去方便了下。”帝和说着，坐到了床上，并搂着诀衣躺进了被子里，“为夫不在，你是不是就睡不着？”

没想到，一向嘴硬的诀衣竟然嗯了一声。

“身边空着，不习惯。”诀衣收紧自己的手臂，难得撒娇一次，“我担心你。”

“担心什么？”

“你说，我这样还像不像个女战神？以后回到天界，别人怕是要笑话我了吧。”

帝和轻笑：“回到三十三重天，别人会不会笑话你，为夫不知道，但是为夫知道，许多仙子怕是要捶胸顿足了，她们羡慕你啊。”

诀衣被逗乐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一天没夸自己，这就觉得难受了？”

“呵。乖，闭上眼睛，好好睡觉。”

诀衣很快睡着了，而帝和此后再没有睡意，一直清醒到天明。一个晚上不睡虽然不会影响什么，但却让他越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了麻烦，而且这个麻烦竟然还让他感觉到有些熟悉。

是了，十多年前，他的猫猫也曾有过此种遭遇，晚上很容易醒来，醒后便睡不着了。那时候，她的体内有魔灵在生长，并企图把她变成半魔半神的怪物。那时他的心情，至今

记忆犹新，只是没想到，十多年后，他竟然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当年猫猫的体内有魔灵，那么他呢？

霍然间，闭目养神的帝和睁开了眼睛。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诀衣当初将体内的魔灵除掉时，借助的是被关在封佛小塔内的血魔之力。除魔的那一晚，刚好是十五，血魔将魔灵从诀衣的体内吸食掉，那一晚血魔借居了他的神兽之体。

封佛小塔。

帝和站在封佛小塔前，微凉的秋风吹过，脸颊上有丝丝凉意，可他的心头此时却像有一团火在烧，若他猜得没错，只怕自己往后得有些时日要跟这个十年未谋面的故人相看两生厌了。

虽心有不甘，但帝和并没仗着自己身份尊贵，而负气离去，他清楚现在什么是最重要的。

将佛钵从封佛小塔里拿出来后，帝和没有立马说话，只是看着里面归成了一小团的血魔，眼波极为平静。

约莫一炷香过后，血魔团状的身子微微动弹，接着缓缓地伸展身体，像是冬眠后的蛇蛙，在初春开始苏醒，缓慢中藏着无穷生机，让人不敢轻视。

血魔的声音从佛钵里缓缓飘出来：“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帝和圣尊。”最后四个字，血魔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喊出来的。

“果然是你！”

自十年前帮猫猫吸走体内的魔灵后，他就在等着这一天，等着帝和气急败坏地来找自己。

“我听不懂圣尊的话。”

“本尊既然来找你了，你又何必装呢。”

血魔冷冷一笑：“是啊，我又何必装呢！十年了，我等圣尊你等了十年，甚至以为等不到了。尽管比我预计的晚很多，但你到底还是来了。”他清楚当年的自己是很狡诈，但亏得当年藏了这份邪恶的心思，才让他靠心中的愤恨撑过了这些年。

世间诸事，没挑明之前觉得很纠结，可一旦拿到明面上说开了，往往不过几句话而已。我知你为何而来，你知我心中所想，我们都心照不宣，但有时又必须把事情讲透彻了。

“不过十年，就让你等得不耐烦了吗？”

“十年？”

血魔冷哼了一声：“自由自在的十年，当然你会觉得短暂，但对于我，十年实在是太长了……我以为你真有足够强大的本事让我绝望。”绝望的感觉实在不好受，所以今日见到帝和，他的心情很激动，“我在佛钵里的十年，那种痛苦你是无法体会的。我内心对你的恨意有多强烈，恐怕你也想象不到。不过我想，若有一天你要与你的女人分离十年，

你一定无法轻轻松松说出十年很短暂这样的话吧。”在这十年，他心里对帝和的愤，反而驱走了对诀衣的恨。如今在他心里，诀衣不过是毫无相干的人，就算她站在自己面前也提不起一点儿恨意，反而是帝和，让他恨之入骨。他吸食生灵的灵魂，那些灵魂里的爱恨情仇，他全不在乎，无极时光如此漫长，总能渐渐淡忘了。但他自己内心的恨，却绵长而不可能绝断。帝和，成了他心中的怀恨对象。

帝和眼中划过一丝冷意，他此生不会与猫猫分开，不要说十年，哪怕一年，甚至一月都不行。

“我听说天道很公平，不知道十年前说话不算话的神会不会受到惩罚。”血魔看着帝和，故意道，“你说呢，帝和圣尊？”

“天道很公平是不假，但所谓公平也只对值得公平的人。”而血魔，没资格享受天道公平。

“呵呵，听起来，帝和圣尊似乎对我很不满呢。”

“不是听起来。”而是他的确恨不得将帝和灭成灰，或许当初自己就不该对帝和仁慈，若狠，就要狠到底。如今看来，却是放虎归山。

血魔道：“是你逼我的。”

“究竟是我逼你，还是你自己心术不正，恐怕你心里很清楚。”

帝和没有遵守约定，没让血魔在他体内寄居百日，这事做得的确有点儿不地道，但他也庆幸自己那样做了，与血魔做交易，不必讲究君子协定。在血魔答应为猫猫除魔时，血魔心里一定动了歪心思，明面上不对付猫猫，却在帝和体内做了手脚，若非帝和当时有所防备，恐怕不是十年之后才发现异常，一早他的身体就不对劲了吧，否则血魔也不会说，等了漫长的十年。

“你的预期中，我多久会来找你？”帝和问。

“半年，最多一年。”

血魔的话让帝和的心微微一沉。血魔不是寻常的魔，当时他觉得自己最迟一年就会来找他，足以证明他的手段高明。可迟了十年，必是因帝和当初对血魔有所防备，用内丹护了自己的神灵，故而血魔埋下的隐患到了十年之后才慢慢发作。

“说吧，是什么？”

“你不是圣尊，无所不能的圣尊吗？你还需要问我？”

帝和伸手打算把佛钵重新放到封佛小塔里，他没有耐心听血魔拐弯抹角地说这些，如果想换得自由，大可明说，他会考量，但若想悬着他的心，那就不必了。经历过十年前猫猫差点儿变成半魔半神的怪物，妖魔手里那点儿本事他也了解得差不多了。

“你若把我再放进封佛小塔，日后再来找我，我可就一句话都不会说了。”血魔还想威胁帝和。

帝和不为所动，继续把佛钵朝封佛小塔里放。

“好！我说！”

血魔大叫：“我在你的体内种下了万魔无根无心种。”

帝和停下手，与佛钵内的血魔对视：“看来，我之前对你出尔反尔再正确不过。”

“如果你没有食言，我或许还会给你支个招。”十年前，他的确是如此打算的。如果帝和让自己借他的身体玩百日，那么现在自己只会让他受一年的折磨。可惜，帝和一点儿信用也没有，达到了目的便将自己封进了佛钵。这十年，自己只能满怀恨意地等帝和来求自己，却不想，一等就是十年，现在已经没有法子了，十年了，太迟了。万魔无根无心种早就融进了帝和的骨血，以自己的本事根本无法助他除掉魔性了，更何况自己根本不会心甘情愿地助他除魔，随着日子的增加，他体内的魔性会变得越来越强，直至将他的神仙之灵全部吞噬……

从此，万神之宗的帝和圣尊将永不可能达及圣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丧失理智，最终变成一个魔神。

帝和的心情沉重起来，他身体受点折磨没有什么要紧的，只是他的心性若是大变，不知道会不会伤害到猫猫。她是他最亲密的人，若自己性情大变，害苦的一定是她。

帝和微微蹙眉。看来，他必须尽快将白幻熹曜灵尊找到，送猫猫回到天界。只要不在他身边，她便不会受到伤害。这是他唯一能保护好她的法子了。

“圣尊。”

神侍的声音忽然响起。

“何事？”

“圣后娘娘在找您。”

“娘娘在哪儿？”

“在园中小亭。”

“嗯。”

帝和择了花道小路朝园中小亭走去。

得知自己中了万魔无根无心种后，再见诀衣，帝和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忧伤。之前觉得她对没有怀上孩子一事心中纠结实在是杞人忧天，如今想来，她也许是对的。若在此前他们有了孩子，把她送回三十三重天后，有孩子陪伴在身边，她也不会太孤单。他的上古神灵之前能压住无根无心种，那时候怀上的孩子必然不会受到一点儿伤害。如今虽然身体无碍，可总要多一分担心，若是将魔性传给了孩子，他宁可没有孩子。尽管他们心中会有遗憾，可总好过面对至亲成魔的痛吧。

“你干什么去了？”诀衣看着帝和，微微一笑。之前，她做菜时会待在自己身边，赶都赶不走……他会温柔地告诉她，喜欢她专心致志为他做一桌美食的样子。他的喜欢，后来变成了她的习惯，更潜移默化成她的喜欢。看着他在身边安静凝望自己的样子，她的心里仿佛有着全世界。

“只是到宫里四处看看。”帝和顺势坐到石凳上，看着石桌上面放着一碟精致的点心，“猫猫你觉得我们宫里应该变个样？”

说话间，帝和伸手拿了一块点心放到嘴里，因为他不爱吃太甜的东西，诀衣做的点心都不会很甜，软香中带着淡咸。虽不能算是他最爱吃的味道，但一定是不讨厌的。

“变样？”

诀衣不解地抬头看着帝和，帝亓宫的宫殿并非随心所欲建的，一方一寸皆是卜算过的，最合天地阴阳了。可现在，无端端地为何要改造帝亓宫？

诀衣问：“怎么，现在的帝亓宫不好吗？”

“无聊而已，想换个环境。”帝和笑，“不想试试吗？”

“不想。”

诀衣回得很果断。

“为何？”

“现在的帝亓宫，我很满意，并不觉得哪里不好。”他也是太闲得慌了，好好的宫殿拆了再建，不嫌累吗？若是真住不下去了，她一定会支持，可他纯是玩闹，她可不想看到宫里一片狼藉，毕竟改格局可不是拆掉一座大殿那么简单，必然要将整个宫殿群来一个乾坤大挪移。他能提出这件事一定不是想用法术改变帝亓宫，否则不过眨眼的工夫，何必谈什么花费时日寻乐子，一砖一瓦地建帝亓宫，那可是个浩大的工程，多少年别想睡个安稳觉了。他想玩，她愿意陪着，但玩到拆家这事她不赞同。

帝和笑：“现在的可是天地乾坤完美契合，怎能不好。”

“既然如此，你就不要动什么歪心思了。夫君！夫君！夫君……”

诀衣见帝和没回话，于是又叫了他好几声，才把帝和从失神中唤回来：“你可别动什么拆宫殿的心，要是我发现你哪天动了我的一砖一瓦，看我怎么收拾你！”诀衣一边将点心放到桌上，一边摆出严肃的表情。他放肆起来没边没沿的，不把话说得狠点，他记不住。她误以为他的失神是在想偷偷改造宫殿的事，却不知他心里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看着诀衣故意沉下来的脸色，帝和暗道，自己刚才有点失态了。可转念一想，自己慌什么呢？向来心大的她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发现他的异常，他不要自己先乱了阵脚。

帝和的修为高深莫测，血魔种下的万魔无根无心种虽然有成形的苗头，却没有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让他性情大变，甚至又过了一个十年，帝和体内的魔性还没有显现太多。

时光如此流淌着，在帝和的心事里，在诀衣的幸福里……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百年后，诀衣在异度世界里的名望甚至比帝和还要大。他到异度世界之后，并没有管太多的战事，闲散得很，以至于万年的圣尊还没有他的娘子用百年打出来的战果多。在他们成亲百年后，在异度世界内提到诀衣，众妖魔会恭恭敬敬地尊称一声“圣后娘娘”。她在帝亓宫也有一支十万神卫组成的帝军，由诀衣亲自操练他们。在异度世界里，她又成了称霸一方的女将军。有了她和她带领的帝军，异度世界里的战乱在百年后，的确少了很多……有些战乱只要看到她带着军队出现便自动罢战。

人人皆觉得圣尊悠然桃花深处，而圣后忙碌操劳。对诀衣而言，最可惜的事只有一

件，那就是她和帝和还没有孩子，也许是她时常在外打打杀杀，错过了生孩子的最佳时机，也或许是他们的孩子现在还不想来见他们。

这日，诀衣领军回宫。

“至尊今日可有按时用膳？”

诀衣领兵在外，总担心帝和任性，每日不好好用膳。虽然他本身是仙体，不需要进食也可，但若能吃点东西并无坏处。她和帝和曾为了这事发生过小小争执，最后她生气了，而他却丝毫不服软，就是不肯吃神侍做的东西。每到这个时候，她就知道，他不高兴自己多日没有回宫给他做菜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她现在的厨艺与当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一回，她三个月没有回宫，帝和愣是两个月又二十三天没有吃东西。她得知此事，心疼又自责。如果他对她不满，可以去找她啊，偏偏他却拿不吃东西来惩罚自己。不，哪里是惩罚他自己，明明就是在惩罚她。自那次之后，诀衣再不敢几个月不回宫了。

神侍跟在诀衣身后，道：“至尊他今日不在宫里。”

不在宫里？

诀衣停下脚步转头看着神侍：“什么意思？”

“今早至尊便出宫了，一直不曾回宫。”

诀衣看着日头，太阳要落到山下去了，他还没有回宫？

“他可有说去了哪里？去做什么？”

神侍摇头，表示并不知道帝和出宫去做什么，他不告知她们，小小神侍怎敢过问呢。

诀衣继续朝宫殿深处走去，想着帝和大概是去找白幻熹曜灵尊了，如果不是也无妨，这么大一个活神，难道还会丢了不成？他本就爱玩，百年携手而来，她对他很信任。

诀衣回宫三天，仍不见帝和的影子。她不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因为在异度世界没有人能伤得了他。他至今没回来，要么是事情还没有忙完不能回宫，要么是玩得乐不思蜀了。无论哪一种，她都舍不得催促他，她领兵外出时，他孤单一人在宫里等她，她岂能不知道那种滋味，犹如她当年无望地等他正眼看自己一次一样。每次带着希望来相见，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失望多了，心便麻木了。她知那般滋味不好受，并不希望他也尝尽。她之前只是不习惯在宫里安分享福罢了，并非有意让他独守宫中。他是何等受人爱戴，能安守百年已属不易，她不忍再苛求他。

夫君不归，诀衣虽能体谅，但心中却也挂念。

等了帝和七日，他仍旧没回宫，诀衣终于待不住了。她似乎更为习惯她在外刀剑游走，而他在宫里等她归来。没他在身边的大床似乎不暖和了，睡到半夜翻身没有他的陪伴总是容易醒来。她醒来再也睡不着了，就想他在宫外是否有人陪伴，男人还是女人？异度世界里无人不知他已经娶妻的事情，可那些妄图嫁入帝亓宫的女子恐怕还有没死心的，次妃、三妃这等人物若想进宫，除非她羽化了，否则绝不可能。

夜里，诀衣再次醒来，只是这次不是被身边无人惹醒的。窗外的风雨实在太猛烈了，把沉睡中的她都惊醒了。

床幔顶上的夜明珠亮了。诀衣坐起来，静听着房间外的风雨声，心中念着帝和。

不自觉地，诀衣凝眉，想着帝和此时在哪儿安睡？或是他还没睡，正与一群欢乐的人在喝酒畅聊？又或者身边围绕着一群美艳的女子，享着众星捧月般的无上荣耀。最说不准的是，他所在的地方根本就没有风雨，异度空间里“一边风雨，一边晴”的事又不是没有发生过。这里的天气与这个诡异的世界一样，让人猜不透。

“唉……”

诀衣叹了一口气，心里挂念帝和，但又不想把他召唤回来。如果她用麒麟心将他叫回来，万一他在外面办正事呢，岂不是坏了他的事？尤其是他若在抓白幻熹曜灵尊的话，就更加不能分心了。那只东西也真是狡猾，她去了许多地方，也找了百年，居然不见踪迹，委实不可思议。

外面的风雨实在是太大了，诀衣下床披着外裳走到窗边，轻轻地将窗户推开，可只开了一条小缝儿，便感觉劲风夹着雨滴吹到了脸上，冰凉得很，一下子就将她温暖的身子吹冷了。诀衣从窗缝往外看出去，不见窗外风雨，但觉风雨猛烈，心中顿时觉得不该再强忍了。

她惦记着他。

低头看着手腕上的麒麟心，诀衣按捺不住内心对帝和的思念，心中急唤他。山高水远，道阻且长，无论在何方，他定能感觉到她的呼唤。

果不其然！

帝和很快出现在了房中，待看清窗边披着衣衫的诀衣，心中方安。

“猫猫。”

诀衣转身看着他熟悉的身姿，心中一热，便快步朝他走去，一下子扑进他的怀中，紧紧抱住他。

“你这几天在哪儿？我有没有打扰到你？今晚这么大的风雨，你可有淋雨？”问着，诀衣放开帝和，检查他的衣衫，发现是干的，这才放下心来，幸好他没有被淋湿，不然她可真要自责了。

帝和问：“出什么事了吗？”

“……”诀衣不明白帝和的意思，“你以为我遇到了麻烦，这才回来的？”

“如果不遇到险境，你从来不用麒麟心呼唤我，不是吗？”帝和这么说时，脸上并没有笑容。诀衣不知道该高兴呢，还是该痛苦？他听见自己的呼唤，马上就来到了她身边，她该高兴。可此时没有笑容的他让她莫名心慌，感觉自己做错了，似乎不该将他召唤回来。

诀衣轻声地问：“我是不是坏了你的事？”

“没有。”

帝和说着，将诀衣搂进了怀中，可很快就放开了她，淡淡地说：“我去洗一下，你先去睡吧。”

“嗯。”